

从川、鲁、豫的汉画砖石看汉画

王 强

汉画像砖石多用于墓葬建造与装饰,产生于西汉,盛行于东汉,在统一的时代风格下,各地又有其造型特色与审美个性,其中以四川、山东、河南三省的成就最高,特色也最为鲜明。

四川汉画像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。清光绪三年(1877),在新繁出土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汉画像砖。四川以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闻名,汉画像砖也由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。

成都以及周围出土的东汉画像砖石中,以实心方砖最为著名。其制作方法是用五面的阴模套扣泥坯,研压一面,制出浮雕效果,再入窑烧制。以车马出行和生产劳动的题材最具特色。腾空急驰的马,如风驰电掣,神采奕奕,画面飞扬流动,载着乐伎的骆驼,鬃毛似乎都在随节拍抖动。成都东乡出土的《导车》、扬子山出土的《骑吹》画像砖,马匹风姿俊朗、马头高低错落,回仰伸屈,神采飞扬,如天马行空。

四川汉画像砖的画面均有突出的意象造型,它们把现实生活的复杂过程,运用独特的形态语言去组织和安排,寻找出视觉上的秩序、节奏,表现出生动、夸张、概括、整体感强且富于神韵的意象。

在四川汉画像砖上,很难看到大疏大密相对比的例子,而大都构图松散,如同布白均匀的印章,形成气势开阔的构图。如《弋射收获》画像砖的构图,上部分水中的莲花、游鱼,岸边的树木、弯弓搭箭的两人以及天上惊飞的鸟儿都很松散,但它们构成的方向感,又把画面连贯起来。从整体上展现了一个立体的、充满旺盛生命力的、现实与虚幻结合的图像。

四川汉画像砖上表现的现实生活画面有煮盐、采桑、收割、弋射、织布、酿酒、舂米、交租、对弈、乐舞等。多以线造型,阴刻线、阳刻线、浅浮雕、高浮雕等各种手段皆备,显现出天真质朴、清新明朗、富于世俗生活意味的地域特征。

山东东汉中期武梁祠画像砖石犹如史书,宏大、浩繁而深邃,尤以石刻著称。武梁祠石刻在有限的壁面加入最大限度的内容,表现出儒家的充实之美。画面分段构图,每段又相互呼应。如历史题材的《梁节姑姊》、《齐义继母》,画面纵向分段布局,横向利用室

内建筑柱距烘托人物形象;又如现实题材的《宴饮庖厨》,画面纵向作四段布局,由上至下依次有贵族娱乐、宴饮以及庖厨劳作的生动场面。画面构图平面铺陈,大小参差,浩浩荡荡,形成宏大壮阔的艺术景象。

武梁祠画像石除纵横分段构图外,更注重画面的形式处理。它长于以打破时空的散点透视规则及运用形式要素的有序组合,表现复杂的场面。如《海神龙鱼出战图》,用发散式构图形式表现三维空间,海神龙鱼形成视觉中心,周围人物、动物等围绕,场面喧沸却井然有序。

武梁祠画像石造型宽博、凝重。图像剔地平起,忽略体积的描画,完全作绘画性表达。石面平整,黑白效果强烈,整体意象高度概括,以大体面传达强烈震撼力,造型庄重、含蓄、大气。如果说四川画像砖是农耕社会的牧歌,武梁祠画像则是内涵深厚的史书;如果说四川画像砖以阳线见长,武梁祠画像石则以面取胜。

河南南阳战国时属楚国,画像石有浓郁的楚国风韵。其画像石雕刻手法为浅浮雕,以粗犷的凿纹为地,石面粗糙,情感炽热,以奇禽、异兽取胜。龙、凤、牛、鹿游走腾跃、意态飞动,几欲裂石而出,人、兽形象是变异的想象符号。南阳汉画像石的画面自由散漫,无框无饰、单纯空灵,体现出楚文化的洒脱奔放。武梁祠画像石从容地陈述了千年历史,南阳汉画像石则完全是一片童真世界。

汉画像在四川、山东、陕西、河南、江苏等省屡有出土。受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,呈现出不同的审美个性,形成了汉画艺术多彩纷呈的面貌,对以后的绘画、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(编号:YSHQ—03)的系列论文之一。

(作者单位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)

责任编辑 韦平